尚書譜

尚書譜卷之三　三之一

旌川梅鷟學

東晉偽為安國古文并序傳譜

孔穎達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凡二十五篇今列于後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鄒恳鄒季友曰按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僞泰誓一篇並不引東晉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東晉古文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是西漢之世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僞書者亦見之非僞出於東晉也

簽曰鄒氏言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則知今文爲孔孟的傳之真本無疑及僞泰誓一篇則知當時泰誓雖僞而實爲孔安國之古文無疑並不引東晉所增諸篇則知二十五篇實出於東晉之時既爲太史所未見即爲安國所未有無疑此雖數語而真僞遠近分明歷落如指諸掌可謂善於考究者矣但序乃伏生二十九篇之目與

經同出於壁不惟非傳出於東晉然亦非傳出於安國但安國取以撤冠各篇云爾鄧氏見固至此而猶未盡也業克

典制舜典篇名并外序攝位不稱命次大誥次嘉禾次康誥等失考

晉人既偽為傳安國古文二十五篇矣又用安國復出之五篇又兼用張霸分裂之篇目以合劉向之别錄五十八篇然後大序於首置孔傳於下使人不得而捫捕其蹤跡今詳列於後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以上東晉古文五十八篇

吳氏曰伏生得於既耄之後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矣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吳說亦惑伏生得於既耄後一失考之甚甚于即僞為僞矣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者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議論光明但古文皆壁藏今文言偽記亦未之諸之）

臨川吳氏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與張霸分析安國古文十六篇為二十四篇而已二十四篇雖在

辭義淺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
出則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而其言悉近於理比先漢古文遂絕矣析伏生書二
十八篇而為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
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上冒共王壞孔宅
所遂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
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
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
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得竊嘗讀伏生書雖難盡通然
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
如出一手采緝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
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至晚乃出字畫略無脫誤

文勢眾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頤澄何人敢質斯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書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别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真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閩之先儒云爾句後得俚梅賾所增合小序真古文後考之未嘗為頤故失者也

舊曰晉人知安國古文所以見黜於大儒以其怪濔而已故盡力而避此二端以取悦於儒者儒者亦以二端之近理而即信之不疑殊不知安國之失不可勝計晉人皆未之能避也造為古文欲以壓今文而勝之不從用之文則陷先祖於為下而倍之罪故古文非聖人之成憲其十

也復出數篇欲以若今文之差遺不知全篇之文勢若之照應血脈流通一裂取之術決首尾乖睽血脈非復本真矣其失二也史稱古文十餘篇歆固亦云十六篇至張霸遂分為二十四篇劉向別錄因為五十八篇其失三也史言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哀帝時劉歆創為為魯共王壞宅所得其失四也所造古文語涉怪神文采鄙陋控捋乖後其失五也他如偽作大禹謨篇私增序文三首辭句變易文字更改皆安國之失也晉人力去怪言膚說諸引逃難之志篤矣仍用古文難乎免於安國之一失復出數篇難乎免於安國之二失致援後來之別錄錯認為安國之本真又難免於張霸劉向之三失也冒稱共王之遺書不知其為晚世之託辭又難乎免於劉

歆之四失也凡此四失有一於此便不可謂之聖經況四失兼備尚可與伏生正經同流傳於無極哉聖經本無大禹謨而改作之失矣聖序偽增三篇而蹈襲之失矣辭句不當變易而失之變易文字不當更改而失之更改若夫以天子禪位之大事附綴於人臣進謨之篇中奉命徂征逆命撤班贊呼天子之太上父頑並苗頑以諭暨是乃後世強臣跋扈之不軌決非盛世揖遜之氣象吳氏以文分二體斷其偽非子以前此諸儒未見甚其疑草廬先生以采緝補綴平緩卑弱次其非則莠之亂苗紫之奪朱惡之賊德有甚於怪沖充滿之可惡者則又安能免於馬季長所譏辨之失哉用是觀之西漢古文固莫掩其偽而見黜於前東晉古文往往皆西漢古文之覆轍也又安能掩之

僞之僞者而遂信爲夫子之經哉

鄭冲受誣

梅賾受古文於臧曹曹受於梁柳柳受於蘇愉愉受於鄭冲儒有難之者曰冲又受之何人哉此言固足以窮其詐矣然又未悉其受誣之情也何晏之集解論語也與鄭冲同進集解於朝其解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章引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冲要若見古文君陳篇則必曰君陳篇無此二字包說非是今不然是冲未見君陳也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亦曰此湯誓文今在湯誥篇冲不言可見冲未見湯誥也至亂臣十人不言泰誓文舜亦以命禹不言上有增加冲之未見二十五篇古文明白如此而曰鄭冲以

古文傳之蘇愉且沖稚力十倍梅賾沖既有古文何不獻
上施行不亦厚誣哉沖愉既誣愉柳之誣從可知矣然則
柳受之謐而授之賾也又何疑乎

皇甫謐不與受古文

知古文之深者莫如皇甫謐其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
五十八篇之書今詳古文之授受而謐獨不與焉是其間
必有大委曲者矣任授受則人疑己作而書以人輕矣不
任授受則人不知為己作而上冒安國之古文斯書之行
遠矣此其曲折之深意也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
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則世紀乃古文之羽翼也沖愉柳
無能為羽翼者詳著其授受謐深知古文者獨不任授受
因其不任授受是以知其乃作古文者也沖愉未見古

假以當姚方興誣以授愉柳耳冲樸力十倍於頤果李之
文當自陳朔何待柳授之曾頤於以獻上而施行乎則柳
果何從而受也哉論言如子外弟梁柳邊行古文者倒言
之耳因具例皆是以知古文柳得之於皇甫謐者也學者
知西漢古文出孔安國之手筆而非夫子之正經知東晋
之古文出皇甫謐之手筆而非安國之古則千年不决之
公案一旦而昭如矣

帝王世紀

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
生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
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
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

僕昌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然陰氣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語曰侏儒觀一節今書此一節亦可見讖之蒐奇别異談淵探隱與他人異矣孔穎達引讖傳云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想其全書必孔穀其門機括撮拈根株悉尋讖之心迹著矣不然何為往往載孔傳邪自漢三國西晋人未道及孔傳一字况為五十八篇作世紀一書乎二十五篇之古文成矣大序作矣五十八篇之傳修矣恐人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旨趣之攸歸故不得已而作世紀也僞之聖經可以高尚其業托之聖裔可以實據其跡翼之世紀所以徵露其情

蓋進其將能乎嗟夫以彼才識加之力學潛心於經典湛思眇古之肬闕所未及貫穿上下成一家言庶幾哉於漢之儒可與衛賈馬鄭並馳矣不知出此顧乃歆飣願短殘毒聖經免冑趙乘裂毀冠冕君子睇之如見肺肝謂之智則吾不知之矣謚言放勳重華文命是堯舜禹之名與傳徵異言有危與夏同姓與傳同言孟子謂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梁國寧陵縣之葛鄉亳乃梁國穀熟縣鄭氏謂亳即偃師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安能使亳衆往為葛耕乎是其考究亦頗近理然則其徵異與傳者蓋亦不任授受古文倒言受古文於梁柳之意又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歟

旌川梅鷟學

二十五篇古文考譜　史漢考

使古文二十五篇若汲冢周書出於魏安釐王冢則吾亦無得而考焉今乃出於東晉皇甫謐之手而冒稱孔安國之古文則其隱顯互見有無相形有不可以一毫移易者矣吾觀仲舒之對策子長之本記孔安國之作傳而李顒采取有司之奏疏而漢武不斥獻於朝而上下信之皆起傳以教人此見西漢古文顯行於武帝之朝也如此張霸分泰誓為三篇以易舜典益稷與序而盤庚亦分出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增多文為三十四篇分九共為九篇而增古文為二十四篇劉向因之別錄為五十八篇此見光漢古文顯行於昭宣元成之時也如此劉歆創為七

壞孔子宅還聖書以致羣伏生之藏以起人心之從而上
所引之泰誓武成不與東晉古文同班固藝文志即采取
向歆父子之書此見先漢古文之顯行於哀平新莽光武
明章之世也如此後漢書安國傳古文授弟子都尉朝庸
譚為古文學未得立尹敏周防蓋豫楊倫丁鴻杜林賈逵
馬融鄭玄則其弟子之世傳古文矣孔僖魯國人自安國
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適適相承者矣且曰賈
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遂顯於世此見先漢古
文顯行於賈和桓靈獻帝之世也如此因其顯而謂之有
因其隱而謂之無此觀物之大情也若顯有如此而謂非
當時之有隱無如彼而謂非當時之無則是猶謂仲舒未
嘗對策子長未作本記賈馬初不訓傳鄭氏亦不注解也

其誰信之哉

趙岐注孟子考

天降下民止趙厥志注尚書逸篇也○湯一征止后來其蘇注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若槩不瞑眩二句注逸篇也○葛伯仇餉注尚書逸篇文○傒我后二句注逸篇也○太誓曰我武惟揚止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時太誓也此武王周武之時今之尚書太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洚水警余尚書逸篇之文○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注尚書多方王來自奄○丕顯哉文王止無缺尚書逸篇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孟子諸所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欲常常而止有庳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

祇載見止允若尚書逸篇○堯典曰止八音○太誓曰天視二句泰誓尚書篇名○伊訓曰天誅造二句伊訓尚書逸篇名○康誥曰殺越人止不譈康誥尚書篇名

趙岐東漢質和時人凡引二十五篇古文者岐皆以爲逸
篇惟太誓則曰古尚書百二十篇時泰誓也今泰誓後得
以充學故不與古尚書同言未焚書以前百二十篇古泰
誓則有所引之書今泰誓出焚書後多有缺誤故所引書
不在非謂晉泰誓爲百二十篇也岐謂今泰誓者即並焉
有司向歆固曄逌適相承以傳至於岐者也安國古文之
傳將昭如此晉古文皆出於岐後岐未之見皆以爲逸篇
況孔安國又先於岐二百餘年前岐所不見而謂安國有
之且作大序傳可乎又盡信書一節岐注云經有所言事
時或過實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明言武王誅紂戰
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以爲至仁伐至不仁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驚業東晉武成言前徒倒戈
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
血其言可謂巧矣然上之與湯以下七王德澤相繼中之
與七十萬人同矢牧野相礙下之與洛邑頑民始終不忍
叛殷相礙果曰悲紂而開周則齊解甲以降周使紂為獨
夫速殪乎太白之下深足以償其恨犯矣何至自相屠戮
使無辜黨與什什伍伍肝腦塗野土獨何心哉故晉人造
語雖以便辭呈技而其立言無法最乖情理之正豈若趙
岐之注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
子所見之文而其言且以居周初攷孟子為不通文理之
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為武王虐殺何其悖哉趙岐所不
見安國所無有孟子所悖馳而儒者猶曰真古文噫嘻

甚矣聊舉一節如此餘不足悉辨也

鄭康成禮記注考

向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漢書伏生作尚書大傳三篇言悉後伏生以大傳授晁錯是矣何待正言閒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學記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兌讀為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兌命曰斅學半兌言當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文王世子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所作○坊記君臣曰爾有嘉謨止良顯哉君臣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尚書今亡○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止 予小子無良泰誓周書名篇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泰誓無此則具篇散亡辠 ○書云辟不辟忝厥祖辟君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忝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 ○君陳曰未見聖止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 ○兌命曰惟口起羞止 省厥躬兌當為說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而書篇名 ○太甲曰天作孽止不可以逭 ○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止 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尹始就夏此時就湯矣正忠曰斯不見古文謂是伊尹誥咸初據尚書是太甲之書也非也晉人昧咸有一德篇入太甲否則緇衣當引太甲曰矣鄭曰序謂咸有一德先字復注 ○君雅曰夏暑雨止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周穆王司徒尚書篇名也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同日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奭名公名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作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傳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為是正義曰鄭以以生所傳歐陽夏侯力蓋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為古文尚書即鄭所注尚書也據鄭賈不見東晉古文而東晉古文亦作割申勸寧王之德晉人依鄭說以作古文可知矣又說命曰爵無及惡德止寧

神則難

漢儒惟康成獨見洽聞受古一世弟子遍天下耳目明達可謂無憾矣而凡涉于古文二十五篇者皆以為今亡凡引泰誓文則曰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亡是鄭所傳注者先漢十六篇古文非東晉二十五篇古文也鄭注割申勸寧王之德曰古文為是正義曰鄭以伏生所傳歐夏所注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為古文尚書即鄭所注尚書也鄭之未見東晉古文如此甚明出康成前者曾無一

人一字可當其考信出康成後者亦無一人一字可訂其未見是東晉之僞書突然而上冒安國之古文者也頴達不及致思乃曰鄭未見古文故以為今亡憶使頴達同生鄭世而未見古文將服膺鄭說之不暇豈敢訕之以為不然也哉又使其　覈根柢灼灼冒昧真知為僭僞不令之書孰肯捨所當信崇所當黜以自趨於悖惑之歸哉假令彼作僞者人品可追古人文辭可通古人義理可擬古人則但當曰此亦後世之能言者充其造庶幾可與安國等並驅爭先者可矣豈可徑以東晉之給者真當西漢之聖孫而遂貪採葺補綴之私說深信為聖人之正經其如昧是非之本心何哉雖然方此人造僞之初既妄肆即與之想則人品已不正大心術已不光明與吳楚僭王之罪同

歸殊塗但用成王而已矣殷鑒不遠在彼安國今欲得宋
泰誓十六篇之斷行如昔時之盛者胡可得哉胡可得哉
所謂其餘不足觀正此〻〻矣辭而闢之可也亂世之姦雄
無一言之幾乎仁終不免乎畏上帝者之不敢不正

韋昭注國語引尚書考

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逸書○襄王曰堂
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
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單襄子曰歟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逸書○又言在泰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周書泰誓無此言其散亡乎○單襄公曰周晉襄公驩之孫也而
令德孝共吾聞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泰誓代結之誓也○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夏書

逸書也○伶州鳩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

利用厚生也○伶州鳩曰武王作殺云云所以優柔容民也○魯

語陳庭有楛矢貫隼云云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楚語曾

殷武丁能聳其德云云必交修余毋余棄也

韋昭三國時人其注國語凡引二十五篇古文者以為逸

書是所見者安國十六篇所未見者東晉古文也凡引泰

誓者以為今泰誓無此言其散亡乎是所見者西漢泰誓

所未見者東晉泰誓也以韋昭時所未見而以為孔安國

所親見以韋昭時所未有而已為孔安國時所已有晉人

將誰欺乎以是言之則旅獒勦襲魯語非魯語勦襲旅獒

說命勦襲楚語非楚語勦襲說命不啻辨白黑限晝夜矣

以白公而誣以挾善猶之可也以夫子而誣以挾善不求

劉悍禍賊也哉

鄭冲何晏同上論語集解考

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鄭冲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等同上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曰亂治也○禹吾無間然矣

○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土籠也宋儒註引書曰書云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遂使夫子為窃襲之人論語為已陳之說偽古文為作宋之正三國時鄭冲何晏耳日甚短千有餘年宋儒耳日甚長吁可嘆哉○舜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止簡在帝心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大大君帝天帝也○朕躬有罪四句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引此四句亦云湯誓曰

集解所引孔曰者即安國所作論語傳也乃安國之手筆

也舉安國之手筆為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書云孝乎惟
安國不言君陳篇是未見二十五篇之君陳矣予有亂臣
十人句安國不言泰誓篇是未見二十五篇之泰誓矣禹
吾無閒然矣章安國不言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為禹謨
之克儉於家盡力乎溝洫為禹謨之克勤於邦是安國未
見二十五篇之大禹謨矣舜亦以命禹章安國不言舜非
但亦以天之歷數在爾躬一語命禹而已而於一言之上
下又益之以十五句非但亦以允執其中一語命禹而已
而於一言之上又益三句非但亦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二語命禹而已而舜復以二語之上下益之以十二句在
堯為寂寥乎短章在舜為森森乎大篇是安國尤未見
大禹謨修飾之彩響也安國於朕躬有罪四句不言其出

於湯誥是安國又未見二十五篇之湯誥矣他若辟如爲山未成一簣不言其出諸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爲君難爲臣不易不言其出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言其出于毋以利口亂厥官其猶正牆面而立不言出於不學牆面巧言令色鮮矣仁友便辟不言其出於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則其於旅獒周官冏命等篇皆未之有援於目也若是而謂東晉之古文即安國之古文是政猶以安國之古文即聖人之正經者一律也安國僞爲古文以亂聖經賴大儒之指擘如土委地如雪見晛矣晉人襲其故智遂其舊轍以爲僞之僞者其時得而揜人之耳目惑人之心智哉沖妄引孔傳以論語未嘗言二十五篇即安國之古文晉人乃欲證未見之古文之鄭沖以

爲僞授古文之祖師此之謂失其本心或曰冲晏安國皆未
見二十五篇吾子辨之審矣朱子大賢豈苟狗人者而注
孝乎二字為夫子之言曰書之言孝如此則朱子亦非耶
應之曰朱子之明過於鄭僑晉人之欺甚於校人朱子如
子產曰得其所哉不一而止也古文尚書曰德日新日新
其德時時日新朱子遂釋盤銘為自新令人遂以新字皆
無當於民堅執親字牢不可破受校人之欺一也曰雖收
放心閑之惟艱躬襲孟子而不識孟子上文乃放人之比
正猶舍路乃舍義之比遂使程朱誤信剪裁上文而曰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人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心來
受校人之欺二也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語注辟如為
山章曰夫子之言蓋出於此不知夫子有辟如二字而彼

無之是役之竊比正猶其猶正牆面而立書約曰不學牆面此有其猶二字而彼無之者同也將以詐居三代上雖夫子亦受損善之屈矣校人之欺三也君陳篇上竊國語令德孝共之句下葺論語惟孝友于兄弟之語因重複太甚偶脫孝乎二字遂注為書之言孝假令同生包咸之世未見君陳之文必不敢即以孝乎為夫子之言自古引書云書曰之下而又為自己口氣者恆少故也如書云高宗諒陰若於高宗點句則不通矣使朱子無據古文而欲異諸注必曰包氏等以孝乎惟孝為句未知孰是非然必曰其義亦通非然則曰其義非是必不如今之寂無一語也寂無一語者挾君陳篇以自信故耳受校人之欺四也

其他若此猶多今不盡舉也

杜元凱注左傳引尚書考

桓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杜注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今按漢初左傳亦行杜預未見古文而古文書盡逸左傳及杜注○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杜注逸書也德乃降正義曰杜不見古文不知此句亦古文陽從下句今按頴達之蔽錮全於如此○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注逸書疏曰蔡仲之命之文也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逸書疏君陳文也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注逸書疏旅獒文也杜不見古文故以爲逸書○僖七年管仲曰諸侯官受方物○僖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狐突曰周書有之、、大明服注周書康誥○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注夏書逸書也正義曰此大禹謨之文○趙衰曰夏書曰賦納以言三句注尚書虞夏書也○成二年臧宣叔曰泰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杜注泰誓周書○成六年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故能濟事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注尚書洪範疏今在周書○成十八年單子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逸書○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注逸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正義曰此虞書大禹謨之言也○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注夏訓夏書疏夏書五子之歌篇曰疏之言非古文考之傳下文故妄言也下文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浞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收其國家羿猶不悛家衆殺而烹之浞伏子澆滅斟灌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有窮由是亡初未嘗言太康之田也晉人猶取后羿之田以為太康之田又猶取魏絳有窮后羿之句以為距太康於河觀羿甲之說亦言夷羿而不言太康祭沉乃營序之無所發明不亦傎乎○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注逸書疏此虞書大禹謨之文○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

居安思危注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四年師曠曰故夏書云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義曰此在胤征之篇杜未見古文故 ○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正義曰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文不同 ○二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注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正義曰武成篇杜未見古文 ○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在茲注逸書也釋茲在茲云云 惟帝念功正義曰杜未見古文 ○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二句 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注逸書正義曰夏書胤征之文杜未見古文 ○二十三年仲尼曰臧文仲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注逸書也 ○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注逸書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聲子

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逸書也正義曰此在大禹謨之篇○二十七年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單命改此文曰服美於人騎注於詩將由惡終○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正義尚書泰誓文○二十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三十一年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云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世書之偽馬融鄭玄王肅所注尚書泰誓皆謂馬融據舜王肅下之泰誓近非本經是泰誓皆疑之也○昭公元年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注亦謂逸書○大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正義曰尚書蔡仲之命○六年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逸書○七年楚芊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正義曰此在尚書武成篇○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協筮襲于夢武

王所用也外傳云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正義曰杜不見古文故引外傳辭之

○定公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是之謂矣正義曰今尚書說命有此語則杜未見說命也

○昭九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正義曰說命有此語此言出彼意

子皮下文又云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逸書正義曰尚書太甲篇舊曰子皮上文若實出於說命則亦有書曰二字必不須說命而數大甲矣孔氏不曰晉人罪子皮以造說命乃云此出彼意何其死黨爲書耶且直言太甲文不發明杜氏逸書之故豈非黨術言古辭過退修數訴似肯因聖而降者我

○十二年子革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注皆古書名正義引晉人僞尚書序

○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注逸書三者皆死刑

○十七年季平子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注逸書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疏此尚書胤征文也

○二十年晏子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生也疏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篇文也

○二十二年吳公子

光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疏尚書胤征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注逸書疏此語在尚書五子之歌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滅亡謂夏桀也疏古文其行作厥道末句作乃底滅亡〕○哀十八年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注逸書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志後用龜也孔疏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先杜雖不見古文其辭亦與孔傳合〕○二十三年知伯以辭伐罪足矣

元凱為人性癖所耽而玩者左傳也有通說有長歷用心歷矣書成而人信之號稱武庫杜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古文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地平天成逸書也正義曰杜雖未見古文孔傳其義亦不相違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樂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尚書大禹謨盡用此文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杜注因下句昆字照出上文先字非有意改經文能字也若文直用先字代經文能字見當世人情敬服元龜可謂至哉非但敬服元凱而已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等語考之三國志晉書往往有之蒐聚亦云博矣沈州見張静峰亦言此等語決非似夏之文其見豈不卓哉凡引泰誓不曰汝書則曰今泰誓無此文杜見漢古文未見晉古文也用是觀之臺卿雖不見古文古文畧臺卿之注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恐原和時〻〻此書也然古文之蹈襲不止臺卿而已康成雖不見古文古文畧臺卿之注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疑桓靈世有此書也然古文之蹈襲不止

康成而已弘孚文和平叔雖不見古文古文畧弘嗣文和平叔之注解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疑三國時有此書也然古文之勦襲雖工晉之元凱與志書之近出莫不采掇捋綴則其歲時之限俾有畛域決不可推之西晉決不可推之三國决不可推之兩漢況隱蒐之泰誓博易顯行之泰誓二十五篇之古文黙化十六篇之古文與午之安國遠充漢初之安國何異兒戲之所為哉以為文和所授則文和實未見以為休預洪季彥始所授則三人皆無聞不宜與文和同受誣以為仲真所創而仲真乃獻書於朝者耳然則士安雖有喙長三尺亦靡得而遁其情矣

古文株根削拯譜

歷考西晉以上諸儒皆未見古文則古文東晉時方出可

疑之甚皆朱子之言信而有徵矣然後乃敢逮其根株而悉剖抉之一曰究造化之由論語堯曰篇可以增加敷衍荀卿道經之言可以發明執中淮南子舜舞干羽兩階而有苗格可以見文教之敷臧文仲引念茲在茲至念功郤缺引戒之用休至府三事夏書成允一句與其殺不辜二句皋陶邁種德二句此造作大禹謨之由國語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單子曰位於一人之下而求掩其上夏訓曰有窮后羿可援羿田指太康惡而曰皇祖有訓夏書惟彼陶唐至乃滅而亡又單穆公引夏書關石二句此造五子之歌之由師曠云夏書遒人至藝事以諫太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至庶人走吳公子光曰作威克二句三國志晉書火炎崑岡二句此造作胤征之由季札曰聖

人之弘也猶有慚德公孫僑曰以為口實王孫圉曰以寡君為口實中行獻子隨武子皆引仲虺之言叔游曰惡直醜正二句孟子葛伯仇餉楚莊王引中蘬之言表記慎始敬終仲孫湫親有禮二句此造仲虺之誥之由夫差曰天降衷於吳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至以承天休論語帝臣不蔽至無以萬方此造作湯誥之由漢律歷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荀子從命而不悖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論語不求備於一人班彪見善如不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此造作伊訓之由緇衣尹吉自周有終至忝厥祖無越厥命二句若虞機張云云公孫丑曰予不狎於不順國語衆非元后四句子皮曰欲敗度二句孟子緇衣皆引天作孽四句宮之奇曰皇天無親云

云中庸辟如行遠二句此道太甲之由詩曰天難諶斯天
命靡常尹吉曰惟尹躬二句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呂氏
春秋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此道作
咸有一德之由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云
云至厥足用傷墨子尚同篇曰夫建邦設都云云先命惟
口起羞至省厥躬爵罔及惡德至事神則難子皮曰作知
之難二句國語若作酒醴至罔予棄此道作說命之由左
傳民之所欲二句國語朕夢協朕卜三句孟子我武惟揚
至於湯有光荀子獨夫受禮記予克紂至小子無良史記
載紂之惡孟子天降下民至越厥志傳曰武王有亂臣十
人紂有億兆夷人朕夢協三句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
離德臧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萇弘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孟子天視自我民視二句無畏寧爾至若崩厥角此造作泰誓之由律歷志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大傳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二句芋尹無宇曰紂為天下逋逃二句孟子有攸不為臣東征至大邑周此造作武成之由孔安國旅獒馬鄭皆讀作作酋豪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顏注訓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仲尼對陳人問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至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晉人移仲尼之言為召公之言良謬矣不

覺使仲尼為伯宗之孫善獨不惕然於心乎此造作旅獒之由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至有喪拜焉王曰舅氏余嘉乃勲至無逆朕命仲尼且見捄其何有于襄王命管仲之言此造作微子之命之由祝佗曰蔡仲改行率德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得曰爾尚蓋前人之愆宮之奇引皇天無親二句太叔文子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造作蔡仲之命之由河間獻王所得周官五篇冬官多散於五官之篇實未全亡以考工記補之則非矣文王世子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孤在卿大夫之上可當三少之名此造作周官之由宮之奇曰黍稷非馨二句緇衣出入自爾師虞二句坊記汝有嘉謀嘉猷至惟良顯哉云云王世子公曰有之云云又曰在辟此造作君陳之由

漢書律志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丙午朏王
命作冊書豐刑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孟子曰收其
放心此造作畢命之由僞衣君雅曰夏暑雨至曰怨咨老
子曰圖難於其易孟子丕顯哉文王謨至正無缺然未明
言君雅篇此造作君雅之由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史老引武丁曰必交脩予無予
棄也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賈子曰選天下之端
士左右前後皆正人此造作冏命之由無所由則無可以
發其獨智無可以發其獨智則無可以行之簡策故其他
正經之目無所由者皆冥之寂然不復造作○二曰訂禹
謨之偽典曰尭貢曰禹非有美大之美文也豈有人臣陳
謨帝前而尊稱之曰大禹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

大焉明是取大舜之大加諸禹之上而不知[illegible]為不敬此
傲上階例單克懇為名篇之疵知人安民皋陶之謨地毋若
丹朱傲禹之謨也統曰皋陶謨以其長也安得又有所謂
大禹謨哉耕野王氏曰大禹謨篇明是重羙此妄增之疵
因為偽增無序遂朋入大禹二字於皋陶矢厥謨之下此
紊序之疵克典終篇是與皋陶終篇是謨甘湯泰牧、時．分
終篇是誓與謨誓錯雜無章者非經體也始謨之終典之
終誓之此紊體之疵禹以九功之德皆可歌然陳於帝帝
以平成允治萬世永賴歸功於禹謨不謨矣㕽皋陶為何
如不矜不伐爭功爭能進德經之言也取以加諸堯言天
之歷數在爾躬之上人心道心亦道經之言也取以加諸
堯言允之厥中之上衆非元后何戴二句內史過引夏書

之辜也取以加諸堯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上與不與矣縣堯典爲何如君命征臣徂征而不知勢必出於逆命誑典定其非好謀而成之道也誓不誓矣縣甘湯泰牧爲何如謨不謨與不與誓不誓總爲反易之疵爲天下得人何關于出好興戎明是踩人之辭此不辭之疵多堯之讓位舜不請卜明是爲昆命元龜張本此掇拾之疵既曰不矜不伐矣益猶戒之以受益之謙招損之滿此衝決之疵既曰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矣而苗格猶待於文教之誕敷兩階之干舞此乖刺之疵堯典曰父頑皐陶曰苗頑困蒐孟子之書入於篇內則擬人不以其倫矣此慢上之疵堯上位岳大臣呼瞽子爲宜舜天子瞽大上禹益皆以臣子而呼瞽允若乃大不恭此非臣之疵奉帝命

中髦期倦於勤獮夫紂乃彌世仇益贊於禹帝初於歷山
往於田初征自葛九伇寧執非敵厥角若崩無輕民事惟
艱凡此蹈襲乎孟子者也其曰好問建中於民懋昭大德
終累大德文王武王敷大德克受厥命若升高必自下若
陟遐必自邇太王肇基王季其勤王家嗣守遺緒乃舊
服凡此皆蹈襲乎中庸者也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精惟一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慎終如始爵罔則惡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義制
事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凡此皆蹈襲乎荀子者也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各見辨正
茲不勝載至其閔姦打訛不遺纖小曰濬哲溫恭允塞方
懋[illegible] 水弗詢濟濟蠢茲六馬萬邦之君厥后明明沉湎於

酒不以於德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天鑒厥德用集大命綏
萬邦克有終天難諶命靡常屏棄典刑無敢爾偽肇基王
迹建邦啓土九有以亡[illegible]覆厥德沉亂於酒縱淫不滅哲
人紂率其旅若林類冢土壹昨脩其禮物明明后表正萬
邦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文其蹈襲乎詩者如此曰冢宰掌
邦治空掌邦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十二年巡狩方岳論
道經木鐸巡於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政典紀於太宗
旅文其蹈襲乎周禮者如此曰文明萬國咸寧允升大猷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文其蹈襲乎周易者如此曰汝
惟不矜四句条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蹈襲諸老
子者也曰惟口出好興戎建邦設都云云惟以亂民厥罪
惟鈞皆蹈襲諸孟子者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四句皆彷襲諸呂氏春秋者也曰玄德舜
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皆彷襲諸淮南子者也生於顯
竊今文之句法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禹拜昌言
曰俞惟汝諧曰明聽哲等可見鼠竊今文之一言兩字微
予命曰稽古周官亦曰稽古反而用之曰無稽單而用之
曰稽於眾克典首言欽明文思乙其中二字曰文明也
克讓乙其上二字曰恭允三后協心用呂刑也作賓王家
用康賓也逸豫用康好逸豫也兩曰時乃功一曰時乃風
命汝翼作股肱心膂改耳目為心膂弘敷五典改敬為弘
改教為典曰式曰克曰典曰訓曰時曰惟曰是惟曰乃曰
猷曰艱悉取以為貫穿文句之上下兢兢栗栗惟恐失正經
之綜 倣又其蹤襲今文者如此○四曰昧用文之式以

論語孟子之文相乘而用之如為山九仞為山冠諸論語九仞冠諸孟子功虧一簣又冠諸論語格字冠諸論語非心冠諸孟子孟子亦自言格君心之非以詩經孟子相乘承而用之者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鬱陶取諸孟子顏厚取諸詩經下文忸怩又取孟子以古人之文梲脫換字而用之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梲脫論語文為君難為臣不易而以后字換論語之君字以克艱字換論語之難字與不易字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梲脫中庸之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而以若字換中庸之辟如字以升字換中庸之登字以陟遐字換中庸之行遠字也詩曰陟彼高山陟在巘周書新陟王皆升高之義不當用在遐字上欲掩其模倣而不知用字不當律令與

詩書背馳矣今文惟字在句首者發語辭在句中者訓與也古文用作思字意而與正經亦背而馳矣猶如幼子學行十步九蹶○五曰昧用韻之法喜起熙明良康脞隳墮此古人句句用韻之法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帥彼天常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唐方常行綱亡句句用韻乃當時之體如此與喜起等歌皆合觀其乃滅亡之句則知夏世之季桀帝之秋故鄭康成杜元凱皆釋作夏桀獨王肅一人疑是夏康太康時晉人遂擬取以充入五子之歌脫帥彼天常一句乃比人之故意欲人知古文有脫誤閱左傳然後知之使人不可測知也改乃滅而亡為乃底滅亡者欲以還就太康時也至於改其行為厥道則昧經書用韻之體碎嬰兒之赤孩乃欲強作解事自

虛聖九借造聖經而終莫可掩者矣唐宋之儒耳目為之辟易心知為之遷改靡然從之戴為義主方且效忠竭力之不暇而不其卜者王郎亦看劉益之儔耳是豈晉人之能欺後儒哉乃後儒自昧其是非之本心○六曰襲古文之軌先漢古文孔氏有之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蓋古文雖未必真然亦必私造於家以欺人自然後以今文讀而錄之行於世若夫東晉古文私造於家也以隸書於家献之於朝也即以隸書於國初未嘗見有古文之點畫形像也特不過冒稱之言有如斯耳其曰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言漢初之所考定也又曰為隸古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言漢初之所寫多也初不言東晉之時曾有如斯也是則造為古文而

以今文行之先漢是也初無古文而冒稱其名者東晉是也以言爭誣祖行私而諂祖于倍上之歸者其罪均也此所以襲其故轍而不知避也〇七曰沿復出之害正經堯典裂慎徽以下為舜典使堯為天下得人之仁至二女嬪有鰥而止故堯典止欽哉若人有首而截尾舜典突慎徽若人有尾而截首文氣銷縮血脉不貫舜典聖經有言戲故舜典裂出非也皐陶謨裂帝曰來禹以下為棄稷已又改為益稷有若初學作文用字未工修改方妥且明以欺人承上文禹曰師汝昌言故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亦者亦皐陶也裂之則亦字無攸承故益稷裂出又非也盤庚遷後史錄成篇故子長謂作於小辛時尋章摘句者私意不知凡有更端必加截斷聖序九共之類漫為後人私增

故嗟反三篇亦非也顧命初裂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從復以報誥之辭不宜分裂復改自王出在應門之以下殊不知恤宅宗之內王為父為天子皆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丁卯命作冊度以後致生成王以發顧命致死服不可接致生父是以設生時之衣之坐之寶之踐之輅之兩衛子亦斬衰之冠而服祭服之麻冕黻斬喪之服而服祭服之漸裳及其遂事也諸侯以吉服見王亦以吉服報告皆所以終成王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無以釗冒貢於非幾之命也而非安意以為慶矣雖受乘黃玉帛之幣亦曰成王致生之命云爾釋冕釋黻釋麻冕也反冠繩纓也反喪服者反其恤宅宗時所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菅屨而釋去服裳也冕吉釋不言反繩纓

喪服言反不言釋黼裳互文也明是一篇文字康王之誥
裂出尤非也且不曰裂出而曰復出詆伏生之妄合也何
其忍心害理哉此皆安國之覆轍車仆馬斃於前矣蓋復
談笑循之而不知戒何其巧於逃遁經之難而不巧於逃
賊經之難也耶○八曰析百篇之目聖人正經七十七篇
而已舜典大禹謨益稷康王之誥孔安國古文所增也
聖經之本真也後又分出九共八篇咸乂三篇太甲盤庚
說命泰誓各二篇共二十三篇總之合百篇元成時張霸
之所增也劉向之所用也不推正經無此分別雖孔安國
古來亦無此分析觀九共為十六篇之一篇可知矣今東
晉古文不依聖人之正經而遵孔安國之偽增故猶有舜
典咎〻篇不依正經之七十七篇而狥張霸之私分故亦

有之共等二十三篇而為百篇之目是先漢之安國一身獨為安國者也東晉之偽安國者合安國張霸二人而共為安國者也偽乎偽者如此而猶謂之聖經也耶或曰大禹謨非裂出聖經者何以見然曰裂堯典為舜典顧命為康王誥即私增舜典康王誥之序文比附序以為重欲人不復合之也旁蒐襍冢造為長篇勒入臯謨序中而不必贅序比附以為重不恐人之不信也故吾以聖經本而然之者舜典康王之誥是也以聖序所無而然之者禹謨益稷是也於此見聖人之序決不可少也抑恐鄙陋如安能以及此今及此非聖相其身天牖其衷使之廓清邪思也乎哉○九曰王肅似見古文孔傳孔穎達曰晉時所出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時王肅始似竊見晉

古文及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頹達之言云爾嗚呼頹達誤甚矣是時古文泯無蹤跡王肅何由而窺見是哉肅侍晉武毋男之尊揚摭儒先不翅敵仇豈有窺見古文而不誇揚示世以任中興復古之績而寂寥簡淡僅吐出夏太康時四字而已哉細推之乃晉之作古文者窺見肅意采入五子之歌以湊合一篇耳非肅窺見古文也也嗟夫頹達尊崇古文崇門孔傳摧裂正經附麗偽書指有旁見側出可援據證者不顧賢否不暇涇渭悉采以張大古文今盡其所援特王肅一人夏太康時四字何不反而思之則朱子英特之論所謂古文東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豈不自頹達而先得之哉然則局局於蛛卑趙目 百其亦受命於天一成而不可使拓也哉○十曰冒

共王述書之偽聖人之言為諸侯王所壞事甚異一宜書內外皆興一人以乃祖太宰祀孔之意鬬說共王二宜書宮室覆壓壞至孔宅觀天者多漢法何不懲治三宜書不特三宜書而已安國造為古文政宜張共王之事今皆而不言一可怪孔臧與安國書曰但知二十八篇說者以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安國族人尚不知有古文又不知出於壁也二可怪且孔氏既藏書當自發之自言之卜不待共發書然後知孔氏藏書證言在子不語中者顯行於世言近理猶為流落四可怪宜書不書可怪不怪則壞宅還書之偽斷可知矣造其偽所從出乃哀帝時劉歆移書欲立古文於學造為此偽東漢大儒偏加指摘則古文歆偽俱已摧敗矣晉人知所指摘者在古文之辭而不在

共王之壁故默化以新辭而仍穴乎舊壁晉人至此合二人而為安國若復合劉歆三人而為安矣矣或曰大序與傳非安國所作乎曰大序若言泰誓十六篇則與史記董仲舒漢有司向歆固皆融乎所言合吾信其出於安國矣今觀大序之言比伏生書增多二十五篇則非為安國古文十六篇作乃為東晉古文作以此知其非出於安國之手也西晉時杜預好左傳盛行大序首引左傳可見其東晉時出一也甲盤說泰誓取張霸之分託名安國以行之可見其東晉時出二也共王壞宅誓取劉歆之說託名安國蒐採之可見其東晉時出三也大序二十五篇朱子謂前此諸儒皆所未見傳同時出諸儒豈見之哉大序又言古文五十八篇悉上送官而向歆父子校理秘書唯見

卷上 古文無有求晋古之所歷可考考者如前則古文大
傳冒稱安國、不辨而自明矣

淪僭

治古文序傳之偽吾始以魏西門君之姦繼以漢雋大夫之斷使人自覺其非而逆閉其機西門君之姦也不必辨其偽而直欲以罪雋大夫之斷也何謂使人自覺其非而逆閉其機董仲舒史遷漢有司責安國曰子以秦誓下六篇諰諰然日譁於我我以對策天子之庭作周武本紀陳於奏疏頗而怯其近理之書佚求晋人而後授之古文二十五篇大序及傳何居安國對曰我書所以得別於謚者賴有大儒良史名大夫之見知耳二三子耳晉言曰吾文心吾書乃本吾也尚不能自信我口沫嘗言之而手未

嘗筆之而書未嘗成之後吾數百年而出是吾假吾也不意
二三子亦爲衆偕所劫下同後之黄寅罔知自譌爲恐爲
狂反識我爲欺爲怯設有人補增令經妄曰安國更存人
續增易翼亦稱安國若等盡從而信之乎不爲我別白者
乎武王將興必有禎祥能治國門之關宋亂王室亂陳恒
弒君鬼神德感答宰我問將不非言何可無也安國得之
於迹失之於證謚得之於證失之於迹謚書之發在旋野
二三子何憂於謚歆罔林逵馳乎謫曰罔昕久領領罔識
造僞誤落子度內爲子注釋過猶可說教孫升木晉襲故
智世儒望風靡一効草拂禍之罪不赦謝曰此則安國之
罪也攻乎謫謚曰汝託安國序傳增古文二十五篇我中
妄會謚而立我猶未見乃抵安國謚頭搶地曰人微地輕

僞書安國將以愚乎世之凡者耳何敢欺二子二子注書凡涉古文曰逸書曰篇亡詎不信哉良久曰然不盻諸我而張僞成眞誠陋儒之罪耳殆沖晏論曰謟胡越吾疆而誣安國曰國語注論語解疆界明矣吾何愛於誣將以求吾古文之行耳預論曰吾與謟甚近汝古文吾世所未有而誣安國以先有何狂悖哉曰情狀既露噬臍莫及此以兩漢三國西晉時役辨使人覺其非而逆閉其機也故曰始以西門君之姚者也何謂不必辨其僞而直蔽以罪恒星彗孛赫爾魅蝎所不能無推似是實非似眞實僞在叔季而謬稱古昔實幽腤而自張高明知足以飾非强足以濟姦華仕正卯不免聖誅博士通掌之正經矣何從傑飲厲不合不公之流得以私意造僞書闌入經內使人目眩

心惑古罔今㦗聖違天悖謾虞夏欺商周罪焉逭諸造古文之罪三一曰生今反古二曰自專自用三曰不遵同文堯典削弱之罪八一曰狀唐太迹二曰與虞太早三曰克讓無實四曰吁咈無刑五曰蒙得人之仁六曰歸擇揖之私七曰截試我之事八曰列殂落之體舜典僞增之罪十一曰妄增篇名二曰致集成篇三曰胥趙孟引四曰分敝全經五曰有緐首擲在外六曰咸膺項列於前七曰慎附不知何人八曰詢事不知何帝九曰羅罪終他篇之刑十曰微席結他篇之意大禹謨妄造之罪廿有二一曰不敬之罪[illegible]曰僭貢之罪三曰畢典之罪四曰閱序之罪五曰重義之罪六曰黍典之罪七曰黍誓之罪八曰不謨之罪教曰不典之罪十曰不誓之罪十一曰援老之罪十二曰

撦剳之罪十三曰衍次之罪十四曰乖剌之罪十五曰採
尺之罪十六曰張夲之罪十七曰不侄之罪十八曰非倫
之罪十九曰踐庭之罪二十曰抄畧之罪二十一曰叛經
之罪二十二曰欺罔之罪益稷妄增之罪五一曰削弱舉
陶二曰致攘成篇三曰闕入謨序四曰初名棄稷五曰改
名益稷造五子之歌厥罪惟五一曰撥棄田之非二曰忝
夏桀之非三曰昧用韻之非四曰改句法之非五曰乞
畧之非造胤征厥罪惟三一曰葺餌賺之引二曰葺太史
之引三曰擬三國志晉書造仲虺誥之罪五一曰慚德襲
季札二曰口實畧僑閭三曰掇尋及獻子四曰冦賊竪中
婦五曰包舉聖武子造湯誥之罪五一曰天衷出矣差二
曰賞善學單子三曰雜述先王之令四曰賜趙論語之言

五曰邀取湯誓之逸造伊訓其罪三一曰昧商正朔二曰吞啗荀子三曰抄勦班彪太甲竊黜之罪六一曰黜衣尹吉二曰子皮三曰呂之奇四曰公孫丑五曰孟子六曰中庸成有一德旁採之罪四一曰詩經二曰尹吉三曰荀卿氏四曰呂氏春秋說命囊括之罪五句公子張墨子尚同兄命子皮國語改作泰誓并吞之罪六外傳內傳子子記荀子史記改作武成席卷之罪五孟子樂記律歷志北宮文子芋尹無宇安國旅獒讀為彙晉人寒國語著于篇使仲尼有襃善之罪襄王命管仲之言晉人撥入微子之命使成王有逆取之罪祝佗子太叔內傳宮之奇太叔文子湊合以作蔡仲命之罪河間不知冬官散在五官并文垂世丁加三於孤上以當三少尊寡以作周官之罪宮之

郭留不坊記文王世子乂乂以作君陳之罪割顧命之罪
與割堯典皐謨同增康王誥之罪與增舜典大禹益稷同
始全書若曰與始名棄稷罪同更以王出在應門外與更
名益稷罪同正經本無棄稷亦無益稷本不分王若曰亦
不分應門外均之擅改聖經罪在不赦卒律歷志改中康
叔孫孟子冠作畢命之罪竊老子攘孟子引書言抄造君
牙之罪孟子語薛居州史老引武丁楚語貫子福亥旨冏
命之罪舜典康王之誥偽增首序大禹益稷闕入四字無
非罪也不頓正經之蒙塵深借借賊之弗克建武闢皇增
舜典篇廿有八字焉既曰稽古帝舜矣又曰協帝帝詢考
考帝殂落是二天子非罪之大乎明文允恭舜堯全德倒
而已之曰文明恭允為舜乡德帝闕不言〻德岳牧但陳

孝行于閨升闈母乃不相當乎孔宜沐二十八字而傳之孟孟豈沐二十八字而引作堯典不信孔孟真傳而酷好齊隋偽僭吾不知其何心也夫以孔孟真傳則一篇全為舜作夫子斷自虞書雖名之德因可名善視二聖至矣中庸言舜大孝傳言篤善從無不旁通馬崇齊隋偽造昧其采獮說合之弊則濬哲贊乎王文明贊九二溫恭咏先氏允塞美宣王然遺六德而含訊諷豈孚之忠厚哉並華蟲竊史記於竊老子淮南乃命以位冠伯夷傳無字非樣兹姓人當服墨刑以徇後世顛違曰某人某地偽得伏法未上某蘇膊得方見施行本心猶在恭沈嫌其太刻分明不足效已忠愛之心举而迿言之曰今按古文孔傳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則蜚然終離邪辟永塞乃聖門之黃

時亦自朱子之述家紀爲訂勝嘆哉凡此皆斥其僞而直

叙以深使知亂臣子子悖義崇僭陷溺人心之深雖萬世

之後莫得而逃焉故曰繼以爲大夫之斷者此也

旌川梅鷟學

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譜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開皇時購求遺典始得之

鷟曰金陵非曲阜之地航頭無孔子之宅建武非漢帝之年方興非安國其人先漢真孔安國古文舜典篇首二十八字東晉託為安國古文亦無此二十八字建武四年胡為而忽有此字方興何人胡為而忽獲此語此非方興之罪於安國亂之於初皇甫謐亂之於中唐儒亂之於終也

堯典帝欲巽位師錫帝了之鯀在下曰虞舜帝曰吾其試
哉則慎徽以下正試舜之事受終以下正克揉之事文意
接續無脈貫通固不容妄增一字安國乃裂為舜典兩篇
角立騃而讀慎徽五典先不知其何人故不得不倣堯典
而增也堯有曰若稽古帝堯此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堯有
放勳開端此亦有重華協於帝堯有欽明文思至格于上
下數語此亦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數語然後嗌之併
徽五典庶不至突起而文理可通矣安國若不分裂正經
則此人亦靡得而肆其妄增作偽之罪是在安國雖然無
首突起人必致疑疑則思思則精其返正也有漸此人與
補其闕務以終迷衆志使人無自返正謚也揚其瀾此人
濬其壑佐偽之堅是在此人夫岳牧咸薦唯言克諧以孝

孫孫又不格姦而已未始言其升聞以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也所言非所薦所薦非所聞則雖高士蒼天大含元氣
亦不免與火言而無當虛誑而非實矣不從經文而從方
輿之言不考玄王乾文言𦍞民周宣王象德之采集而服
膺乎南齊之僞且二古文所誦習士所注釋無慮數千萬
本皆無此文復不之信荒村野俗不知何人所僞存若從
而表章之縱說隨而無主之操昧是非而無藻鑑之明
罔知專心一志於聖經恒懷望風降附於羣賊蓋其心一
傾於邪則動靜語默無適而非邪矣臣賊之深是在後篇
隋文帝開皇四年購求遺書始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施行
於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

天下之事出於真者恒有[illegible]而易知涉於偽者每巧飾而莫掩伏生正經已自藏之已自求之又自以教於齊魯之間何其簡易而易知也若夫孔安國輩之造偽以同隸書恐不足以驚世也於是以科斗書之而擅古文之名以非出壁藏恐不足以取信也於是又造為共王壞宅聞鐘鼓之聲以其書還孔氏而增神異之迹以已生武帝之世恐不死伏生親見秦皇之焚書親出壁中之藏也於是又造為老不能正語之說女子傳言教晁錯之說以盡從伏生之書不見古文之完善也於是又復出五篇之書以見伏生之短可謂巧於文飾矣然而終不能掩其偽為之跡當時歐陽夏侯不肯置對明主名臣不立學官後之大儒以絕無師說格擊不信於是東晉之作偽者又因怪神之不

當遺也而悉抄精言因引書之不當遺也而勉釋無遺
因句法之不相類也而模倣遺真因上世之未類行也而
曰流落民間以上於梅頤之未久也而引長之以緜愉鄭
沖又可謂善於安排矣而亦終不能掩其偽偽之跡後之
大儒以分為兩體迺其隨以來晉方出致其疑以平緩卑
弱定其體以與一字與所不符其巢以考據掎補竄其跡
然齊隋之間唐興之初昧者賊之猶知持起之不可名篇
也則又創為典篇首廿有八字焉其巧似密而益踈其偽
似微而稱類何者行於隋之閒皇而以為得於蕭齊建武
甫實姜以方興後蔽之以伏法甫地之以航頭後出之以
購求何其焦然不亭也哉其始糶以古文其次則詫以復
出其次則偽為泰誓其次則偽為十六篇其次則削去泰

拼與十六篇而偽為二、上篇又其次則於慎徽五典之上增加二十有八字此可見其相為沿襲而執競作偽者之次第

旌川梅鷟學

孔穎達專門孔傳譜

或曰虎殪不擊虺破不抵為無益也吾子尚書譜卷二之中又有二焉皆以排先漢偽泰誓暨十六篇也夫先漢古文至晉已微滅吾子復盡力而排之毋乃擊殪虎而抵破虺者乎擒賊者擒王而賊平殺敵者斬將而一降吾子謂之三卷中亦有二所以排東晉古文二十五篇也譜之四卷有四之一所以排南齊姚方興偽見閉里購求方得之二十八字也辨已明矣乃復有四之二獨排唐孔穎達與宋蔡沈毋乃欲盡平賊黨而濫及卒伍者乎應之曰非然也晉人以他虎而易安國之虎以他虺而易安國之虺故吾作譜所以深明乎前漢雖已殪矣而實安國之虎不

可以其珪而遂以東晉年之他虎充之也瓶雖已破矣而寔安國之瓶不可以其破而遂以東晉時之他瓶當之也云爾吾何為不憚煩而擧珪虎眎破瓶也哉唐孔穎達以前今文自今文古文自古文未至混淆也范蔚宗所述牟長宗登張馴牟融王良桓榮皆習今文尚書都尉朝庸譚尹敏蓋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皆習古文尚書其殊甚明唐人之作隋經籍志也曰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此一

之太甲咸乂說命泰誓不得行矣今所行者張霸之分析劉向之別錄皇甫謐冒認以為安國所分者之太咸說泰耳顯違之罪五也先漢古文淺微沒滅而後謐之詐得行乎其後然前無影響脫乃突出顯違者踈畧考究拚偽是勤扶樹偽窃揷之羽毛恒使正經越在泥塵其罪六也孔安國為泰誓作傳其手筆也李顒所引是乃明證顯違詆顒而不知信其罪七也聖序散冠各篇二十有九篇俄空洪一賊經皓矣顯違曾不之知其罪八也安國傳論語死無序言涉於二十五篇顯違全不之考其罪九也鄭冲集解論語涉於君陳泰誓湯誥者特相背馳顯違全不之審其罪十也以漢武脫出之泰誓黜充漢定壁出之序篇既挻伏生更逕人之全無忌憚一至於此其罪十一也正經

二十九篇其已見存類上七為二十九卷安國古文十六篇其目見存類達亦改為十六卷意以卷字牽合晉人蒙蔽後儒其罪十二也其餘罪狀難以毛舉是其設心注意惟欲壅蔽正經使人皆不知其為壁出隆重邪僞使人深知其當騁行拔塞本原裂毀冠冕叛逆不忠之罪上通于天紫惡之情悍過首惡貪亂之姦險逾渠魁是以不得而不雜糾之也

蔡沉異於曾子譜

夫子沒門弟子欲以所事事有若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責陳相辛曰子倍師陳良而學許行亦異於曾子矣子考子朱子大全集舜典之下曰古文有今文合於堯典蔡沉集傳則於其下增

曰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斯言也何其憒憒禍賊也哉夫姚方興伏法未上至隋開皇購得施行則此二十八字者必隋唐間好事者所爲駕言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得之以解說其至晚乃出之故爾今觀沉所言有若目擊方興得於安國親手交與耳聞安國傳於方興席前面命先漢東晉之歲月在沉之傾刻金陵曲阜之封疆在沉之跬步蔡沉方興安國之鬼氣若鮒魚鰕魚烏賊魚之飲河鮒魚腹中之水即鰕魚腹中之水鰕魚腹中之水即烏賊魚腹中之水更不分別蔡沉非姚方興方興非孔安國也且臆度共王者先封於魯移封於吳孔氏之宅正業在曲阜別業在航頭漢武時共王既壞曲阜孔宅還二十九篇之古文[illegible]齊時共王又壞大航頭別業

還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言之慄悍何其龍罩靡前張盛駕誕至如是之甚哉故我謂其害之慄悍益以此也言有關於一時一事之利害者不足為經重也伏生為秦博士職掌先秦之古經必不忍本有二篇無故而合之以為一篇本有首文無故而刪之以為突出也漢定之時古經出壁教齊魯者此也傳晁錯此此也立學官者此也何有所謂舜典哉迨孝武時幾乎百年之間安國創為古文以壓今文之不古設士數篇以貽正經之多譌無非欲古文之顯售於世耳何有所謂二十八字哉元成間張霸分析二十三篇都為百篇之目歲月彌久紕繆宜露掊擊者力汲撤沒滅亦未有所謂二十八字也東晉之謐援會乘隙造為近理之文冒稱安國之本前僞雖傾後僞更昌尚無有所

謂二十八字也齊隋之間黠者視之疑其未完增廿有八字其心畏首畏尾委曲蓋遮沉則從而敎之曰此非方與之所為乃安國書之本有也非南齊之始出乃漢武世之已然也彼方患於無根難之以伏法沉則指以粗根之不接彼方憂於不繼承之以騰求沉則示以發源之甚長歲之用去幾至千年航頭一見之外別無他古文注疏遍於天下無慮百千萬本無此文字虛而為盈無而為有沉何其脫空誇詐全無忠信誠慤之實心耶羽翩胥夫之偶得張之於數百年之上幽沉至神之正經攢之於草莽壓塵埃之蠹是其橋賊豈將關於一時一事之利害耶實有殘帝王萬世之大經大法者矣故我謂其言之橋賊者蓋以此也穎達曰[illegible][illegible]老不肯[illegible][illegible]害沉亦曰然曰女子傳言教

銷沉亦曰然然案警後卜卜入伏生書內沉亦曰然蝶蝗正經惟恐其不篤推毀聖序惟恐其厥崇重偽書惟恐其不亢不知舜典序康王誥之偽增乃至以寇賊攻寇賊而不自覺不知皋謨序本非為大禹益稷作乃至以砥砆勵入夜光之中而不能辨不考成王封伯禽康叔唐叔之故與猥以周公奉王命之誥證為武王之誥不考康聶娛以自樂五子用失乎家衛之楚詞抄絳冠孝猥以有窮后羿之田移為太康之田他若丕子之責與某字之訓自敘為自恕之義直掇其師說之正而不顧毋論其他只堯典一篇之傳沉或增或減或移先後一矛一盾奚翅十餘處惜先師之手澤采如是哉我書春秋與齊豹齒

旌川梅鷟學

尚書纂古譜

吳先生曰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至晉梅賾始增多[illegible]主書二十五篇稱為孔子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於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授頊隕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皆指為逸書則是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皆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生二十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者為之纂古

一帙復堯典之二[illegible]舜典先儒以晉劉為舜典者又割南齊偽傳二十八字伏復堯典之舊

一恢復皋陶謨之正經（削大禹謨私增及棄稷改作並增名恢復皋陶謨之舊）

一恢復盤庚之正經（削張霸私析為三篇二字還盤庚之舊）

一恢復顧命之正經（削古文始分王若曰後改王出應門外為康王之誥者還顧命之舊）

一虞書二篇復而虞壁出之經完（先古文五篇廢後古文三篇復秦削之虞書復舊）

一夏書二篇復而夏壁出之經完（先古文二篇廢後古文二篇復秦削之夏書復舊）

一商書五篇復而商壁出之經完（先古文六篇敗後古文十一篇復秦削之復舊）

一周書十九篇復而周壁出之經完（安國古文三篇敗證古文十二篇復秦削之復舊）

以上臨川吳先生復古之功與伏生壁經之功相為首尾前之諸儒皆不能及將表而出之於右

自序

古文出而聖經受裂聖序受誣可為痛哭者三可為流涕者五可為長太息者十泰誓十六篇孔安國古文也自舜典至冏命一時顕行蠱惑人心迷而不返者四百餘年來人之聆昏而奪易其耳目心知為聖經之害大矣然鄙而非醉漏而匪倫衆晋之際而發棄不行矣二十五篇之出皇甫謐所造也自大禹謨至冏命又有大序及傳因冒稱安國古文受外弟梁柳柳受臧曹曹授梅賾獻上而施行焉則近理而亂真矣英才閒世誦習靡懈老師宿儒表章於世體分二手文非三古安國且自不終託之將以誰欺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姚方興偶見於航頭之地開皇時購

求得之朕粘爪谷叢葺一ㄙ揩怪戲薄偽更增偽古文相
繼賊經長此欲以安竊安國挽貌類之陽虎厠之仲尼之
座謚為言行氣象近似之有若事以所事孔子方與假稱
成帝汚子輿而實乃卜者王郎世無任光邳彤何怪河朔
諸郡望風降附故曰可為哭者三此也夫子堯典一篇
耳割其半以畀舜典使堯有上體而截斷腰與下體舜有
下體而鄉棄項與元首夫子皋陶謨一篇耳割其半以畀
棄稷命禹以昌言文氣方承再改作益稷覺前擬未工夫
子顧命一篇耳割其半以畀康誥誥吉服受褒冀待罪名
教釋冕反喪服贅語安承夫子本無舜典康王誥也妄立
二杜撰二序聖序首言皋陶天厥謨也開入大禍[illegible]
字焉相承賊聖經妄意為之一闢討僭逆[illegible]不寧故曰

可為流涕者五此也献茴於王安國讀獒為豪為旅底貢

厥獒謚釋獒為犬不曰謚盜指矢石弩之對反曰吾師亦

嘗獠名伯之言云耳為山未成一簣夫子取譬之言也今

曰本諸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則譬如平地雖覆一簣又本

之古文何篇不為二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夫子由求之言

也今曰本諸不學墻面是取之於古文出之以其粃之口

氣何異於禦也矣謙之象天地人鬼神四句連類而發乃

前無古之句法今曰本諸益而倒用之則滿招變謙受流

時乃地道滿招惡謙受好時乃人道滿招害謙受福時乃

鬼神又得之古文何人乎不矜莫爭誰謂弗謙師嫌弗謙

則如降之益距若此奈何弗察告君不引后克艱厥后而

引人之言藐々哉東晉前〻包冲晏皆讀孝乎惟孝為句

東晉後始謂夫子之言孝如此君陳篇其隱若儒者之洞庭彭蠡乎天之歷數在爾躬舜益之十五言允執其中舜益之三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益之六言今止曰亦以命禹非沒善哉不矜不伐今見道德經危微精一今見道德經衆非元后何戴今見內史過所引無一句無所本哉造古文者欲據序以立赤幟故散壁出之序而空之推泰誓以足壁出之目皆以序為夫子所作而欲擅為已出之功特以子長書法之嚴故不敢耳亡篇以序而知偽書以序而辨諸儒莫知妄加掎摭衛之故典與序脗合猶忿異說宜不妄哉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筆記前徒倒戈之血流亞聖讀書之不精竊將二十五篇之古文黙易泰誓十六篇之古文追歡大儒良史

名卿大夫博極羣書者僅見安國之粗凡若此可以類推矣戶部亞卿陳君儒曰古人若僞夫子何爲不刪對曰先夫子而出者見正於夫子矣三墳五典伯禽唐誥等篇是也安國古文出漢武世謚文文出典午東方興二十八字出齊隋間夫子未見安得而刪之哉曰王陽明執古本大學不從程朱大學今之設科取士猶用程朱定本陽明何益曰至當惟定於理而已矣曾子引詩書以證者凡有五新字以此知經文斤字偏傍誤爲見字偏傍故曰親當作新經文三綱八目而曾子引詩書以證者知本知之至與所所謂誠其意者一章循次在至善二節及明新正於信三章之上故曰更考經文別爲次第於左得天機爲謌字秩天叙於錯簡以證經以經統傳此乃程朱所以爲心得

之妙而彼陽明不過執亽之固耳曰子之論大學有理對

曰吾之論尚書亦若大學而巳矣

自敘譜

𤺌粸其𣪍始我經術儒熾其燄壞我心術四代之書篇七十七偕羨盈百或泳之存自濟聖神巽之或毀本本元元完我聖目作尚書全經目錄譜第一

經默其羨序言其意提綱挈要非相為賜盞篋載兕騤服載駟各畢尹旦叱名醒義匪若故訓圖辭蔓衍方設居方別生分類洛汭之頌夏康娛棄醜夏歸亳嬀方之值升陑至坰句多失墜遷社不可俘厥寶端成湯已往外二仲四邪相之遷耿圯尤喟營求諸野鼎耳記異十有一年戎殷㦛已十有三年訪道甚勤唐叔歸禾以諷誶也周公嘉禾

以信災也殷之餘民頑難師也王命託公鎮以毖也康酒梓材洪大誥治也君奭將老奄蒲毖也亳姑之契義拄致也分正里居成周地也君牙伯槃岐周是寄也封顧命半時以昇也立國於費言首可肆也七篇之義匪此莫記也唯覺聖心進以遊也妣埒有圖孤巢覲也作尚書序譜第二

識天下道里之與圖孰與知帝王經世之大法當秦焚書侍博士伏生壁藏其商周之書其所知者大且洽當高祖入關時蕭相國何收天下與地之圖其所知者小且狹噫使何也能有伏生之知量高明則夫子之六經必不至於亡也使生也而得何之位能出其歷指枇癃則足以其主上如文武之功用明德懷來者矣作伏生壁經經譜第

三

知難而識漢定而求至誠懸列難危弗休聖經程我心世事嗟我畔嬴填楚殭則莫敢我擣發往日所蔵如護我璗琭時我哉哉時不我與珠流離患難脫身跳令來歸自荒陬惜失亡者多旗球席脫杞敎拼栾不得為完好之乘舟然永永奕世之下神交堯舜禹湯文武目接科斗稷卨盤周台老一時同堂合席以相酬為可不知其所由哉吾以為豐功茂績當銘彝鼎而祀千秋者矣作伏生得經二十九

篇諸第四

列諸前廿八篇曰經振諸後捴一篇曰序經猶璽圖所有序如圖國禁籞經猶九獻所奏鈞天帝樂序猶巨目深爪作其鋪之而業虛廿有八篇猶易經分二篇也經篇各言

意猶易序卦列後鄭也經猶六經序猶論語始也博士所附既也藏於一處終也神所錫予下始弗及經多逸去二十九篇書法匪紓即教攸及充以封姬青以證呂安國散序獨昭衆稷俄空豈黍賦予識陋乃以野次砂碟仰充臣搖頑碳予甚悼焉毋自貽阻作太史脩裁序篇譜第五

從周同文為下不倍陪臣雖聖改王易代巳則為之亂賊美慈古文常治誣祖可慨廿有八篇列甯是配聖序殿後允晶弗睽彝攸之阨大經猶在古文之阨寓留窸霸東京之儒掊擊莫貸殆似有若叱避而退黠譴抵隙巧蒐冒昧英材蓋世紛然受蔓前偽既弃後僭據內鏖殘賊破匪我心憤砍發墨守箴盲起廢昔之類行豈蔵謚受謚監不遠在彼前濆我以別之鯛茸々類以昭聖經以懲狂悖作孔

安國尋治古文譜第六　泰誓譜第七古文十六篇譜
第八安國增序譜第九
安國旁覓張霸穿鑿分泰誓三篇推入正經之郭易舜典
益稷序增伏生書為三十四後遂以泰誓即為張霸所作
九共非約九篇霸拓增古文書為二十四後遂以十六篇
亦為張霸所作他若民間所傳河內女子所献別錄因之
五十八篇是撰皆惑誣之祈禱講調之托落至卷端不克
穿當穹之來猶星火乘夜以吐燐魅探狐窟而舜樂矣作
霸向增泰譜第十古文相傳譜第十一季長捨學譜第十
二
推性湍之偽者易為力排近理之偽者難為功孔安國夫
子之苗裔閎知以大孝為孝精忠為忠也知有淼明純粹

之豈不知有明德至誠之隆也秦人嗾炬伏生藏七十七
篇之經及後序一篇於壁中也漢定求之經亡四十九篇
僅得二十八篇聖序亦幸存而不空也太史嚴厥書法曰
廿有九篇彷彿乎獲麟之至公也聖子聖孫奉以周旋罔
敢墜訌致爽昭假天啓其衷足以上通顥穹而神歆無窮
也今之何悵失亡之多任私智為工也文舍篇而反顛篇
截首而刲終也撲素體而勦入說無師而妄叢也離披為
巽紛茸為衕躄蹩為姦誕罔為賸舜智以誣聖張皇而為
充也猗儒之鴻搴猥瀕侗如土課然委地蠓矣如雪濂然
見晛耽矣東晉士安裔罔之雄自矜嚮距俯視群蒙錯囿
堅城不懺環攻塹浚深弛刀槻戰緣機心機彎其技十倍
於乃翁能方能圓其巧哉乎作俑子所不語安國慘之

力去微言後則龍之諸書所引安國晉之通而闕入後則
欲之霸析向別誰能逆甚弄作一人樂而不忱歆怪固述
無由後同旃為赤幟恰而帚恫饑鄂往屑燕石是爔黎老
播棄比誅顛壹天王土居子帶尊崇世祖夼渡卜者望風
以聾為昭昭反似聾以晉為明明反似晉呂猶為叢呂貴
為苟以朴為璞以丹為赭十有六篇桃虫甚蜂廿有五篇
在東炥蝚出蜂艷矣晦敵指東前之安國已敗蹶躬窮名
安國盧胡含龍無論漢晉稱俱斯蚕傷我嘉穀憂心有沖
無慮今故均之狄戎猜我革憂勞心慅慅天滔於降雕微
於穿數千百年修夜之宮祠析成平以纘汩共掀我兩雕
以經穹痙作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諧第十三
位平稚羥紛然見憂沖頊於朔言出飲哉必不擇攻惕然

昰對猷上施行胡不若仲真之慷慨冲於君陳湯誥諸篇

見未之逮跬之綦厚至今莫溉作鄭冲受跬譜第十四

若枊者無能為謡役者也冲偷責之曾順闔之謡於授受

咪無所益枊孰知不益之益乃古文之宅作謡不與授受

古文譜第十五

先有世紀在胷而後可妙古文之筆鋒袖必長舞則工錢

必多賈則贏彼冲偷枊曾順烏足以從之作帝王世紀譜

第十六

析楊黄甆闔者嗌然古文於析楊黄甆馭矣考之史漢史

漢不合考之三國三國不荅考之西晉西晉不納唯其無

之是以闔之若或有之則[illegible]作史漢考譜第十七臺

卿注孟子考[illegible]第十八虞[illegible]注禮記考譜第十九弘嗣注

國語考譜第二十沖安解論語考譜第二十一元凱注左

傳考譜第二十二

歷考兩漢三國西晉之書先不見蹤跡歛視反探乃在典午渡江之國僻駕爲言者冲獻上乃顧百世恩沛紫謚之寃

旣作古文根株譜第二十三

假乎拾乎我窮其踪跡乎執乎我界之屋孫渾涉秖追羅其身且件令是程匯青諧是謀或改文而勒序或增序而剳溝析百篇目孔栽霸頭蹈蕭窟共協艇王劉以傳安國其計益偷作根株削掘譜第二十四

壁出聖經碎如曜靈上帝雖神莫保飫瞑安國舉舉知労孚執乃以私知代補亡經惚日之亡明易之以燐螢析北通跡如歷建佩蔡亡種類不班自青與午之果狐集蜂胵

託名安國宣滅宸霆然皆未有篇首之文錯落妖星迸裂我聖文之洪型於戲本不足以惑人是非愆是非之惺惺乃唐宋之儒不公不寧有懷二心若弗克共聖人之明刑

後人偽得篇首字譜第二十五

僭之阨頴達張之僭之戳頴達鷄之建武末上頴達喪之開皇壽得頴達將之子與之郎頴達趍降新室之狂頴達輔元荆楚陸梁乃向戊之妨犬戎披猖貫中侯之戕僭瀆

孔僞頴達章章作頴達宗門孔傳譜第二十六

衣于摳婦翁之殊佰聖心脊舍我伏朕集彼孔枯孔跌謚沽孳之以航頸之狐冤陰抠痛不悟正經萬世之模其心甚惡其智甚污其術甚迂其說甚誣有若鄭君為暴籍圖吐氣如雲為之捐軀君子謂之侏侏作蔡沉異於曾子譜

第二十七

往而廻天行戠經出伏壁龢不能哭孔謫終北謚姦以胎南齊草窮嬰兒未孩專門崇姦崑崙裂開initial清燕潔豪起草莽梳回正經登之春臺如掃浮曀如滌塵埃巍巍大園

悕我延垓作尚書纂言譜第二十八

古文之迭敘二曜以之不明宵夫之偶得太清為之奠清夼命也之明哲湯平復古之功宏矣天穹窿而在上日月下燭理不羸所闕者頹聖經空聖序撰信朓出之泰誓掇當廿九之法語惟刑謚釆政忽三承渡河奠之勝揭不用命之戮先執妻子以示奠堪用之邪誓湯取法乎甘漢南入洛北沛江來南廻北會梢俱東滙鋪敦推銳漳南奠支退也於彘北無清泒南靡濁猶三江之名判之以斯疾趍

赴海水不横披不致蹙蘇震澤恬惠一卜王體再卜鄭代
三卜身在囹害求終一再無閡啓籥微之并吉乃退文考
受命寧考殪殷乃寡兄勖庚辟封分梓材首章逸大家以
慎罰後章逵王以勤明德丕不扤中天下而立是曰明辟
始宅中土新辟奕奕天王臨崩尊揚末命臣致生之顧命
南更差予小子抱其質直不廢于學夙夜勤力匪若上知
百以一識庶竭愚得以稡秭億作自述譜第二十九
撤經序廿九陽浴咸池暾榑桑以借敗安國傷僭乎僭讒
未殃借斯下逮隋唐儒不令縱熾猖塾寧久終必亡參吉
復瑩緝明經蕤蕤極四方更無邪慝業萬光

尚書譜五卷明旌川梅氏撰嵩以闢古文之偽博考互證不遺餘力間有吹毛求疵失之太苛者文亦傷繁惟其引據史傳原文隨人隨事分類詳列俾後學讀之則尚書一經之源委昭然如指諸掌而古文之為偽可不辨自見矣是足取也余於維揚借得馬氏叢書樓抄本因亟手錄之中多脫簡訛字姑仍其舊俟再得善本校正焉馬氏原抄本計一百三十凡百卅八行行二十字乙亥長至前數日秀水朱休承識

又記戴尚書序譜第五內空三處脫一處

第不厚顧截細字下空十七字

于成湯時細字上脫去數行

於沃丁之時上空八字

與耳而明武之下[illegible]篇[illegible]壁藏細子上共空七十一行

十五字

弋王本紀條内空一處

安國尚治古文古下文體體别上共空四十四行又十三字

古隷根株削梃譜内空處

帝命之下中旻期倦於勤之上共空廿二行又五字

九類體遵尚門孔傳譜内空一處

一之丁之太甲之上共空四十四行又二字

其自序中之次第門目與其書中之次第門目亦不盡合

梅氏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助教終塩課司

提舉